

风雅流年

浙东作家文丛第八辑

风雅流年

FENGYA LIU NIAN



李广华 著

对文化人，
我情有独钟。
我写的人物大多是有一定成就，
却容易被媒体冷落的
那部分人。
他们的领域相对冷僻，
专业性强，
再加上许多年事已高，
为人低调，
执迷于自己的世界，
有的被采访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因此，
采写这类人物，
常有一种“抢救”的感觉。

 浙东作家文丛(第8辑)

风雅流年

李广华 著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雅流年/李广华著. —宁波:宁波出版社,2011.1

(浙东作家文丛/李浙杭主编.第8辑)

ISBN 978-7-80743-710-9

I. ①风… II. ①李… III. ①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9662 号

浙东作家文丛(第8辑)·风雅流年

主 编 李浙杭

本册作者 李广华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卓挺亚

开 本 69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1335 千(本册字数 225 千)

印 张 106.5(本册 18 印张)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43-710-9

定 价 190.00 元(全七册)

走到哪里 写到哪里(代序)

“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中的“走”,是说本人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写”是专指给《人物》写稿。

《人物》杂志创刊那年,我刚好上大学。经常在学校图书馆翻看杂志,对几个小开本的,尤为感兴趣,品味高雅,文化味浓,文章厚实,其中就包括《人物》。

说不清几年的翻看给我的养分是如何体现的,总之在我参加工作以后,也开始喜欢上写人物题材,感觉在我所从事的工作中,许多事情真正的内涵和闪光点都和人物有关。边写,边研究塑造人物的方法,渐渐地有了些感觉,我笔下也“生花”出一批人物来。

记得好像是1993年的下半年,我从《人物》杂志上看到有个“科技之星”的征文启事,心想:我何不试试呢?于是我便将自己跟踪多时,并报道过的“试管山羊之父”、内蒙古大学教授旭日干纳入采写计划,经过和他多次交流,到实验场地增加感性认识,一道去几百里外的实验基地采访,最后经历了几天茶饭不香的时光,直到拿出稿件,寄到《人物》杂志。

接下来便是心怀忐忑的等待。心里免不了琢磨：《人物》这样高档次的杂志，我的稿子能行吗？可转念一想：我是“按需所写”，针对性强，事件重要，人物典型，还是有希望的。惶惶中度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接到编辑陈淑梅老师的信，说稿件基本定了，可以发表。当时可以说是心潮澎湃，可在同事们面前还是装作很镇定的样子，毕竟还没有变成铅字嘛。

大约又过了两个月，陈淑梅老师的信终于寄到了，稿件《“试管山羊之父”旭日干》排在征文栏目里。我阅读《人物》多年后，终于以最直接的方式走进了《人物》。从此，我和《人物》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与陈老师经常书信往来，交流采写的感想，她也非常认真地给我以指导。

能在《人物》上发表稿件，对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年轻人来讲，其激励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从那时起，我更加坚定了采写人物题材的信念。我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有写不完的人物，采写完一个又有好几个在等待着我。我采写过科学家、教授、钱币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家、老红军、基层干部、植树能手等，曾先后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深感荣幸的是我所写的人物作品，有的被收入人教版的初二《语文》课本、省编高中《语文》和省编《大学汉语文》教材中。由于平时侧重采写人物，时常推出人物报道，所以有同行戏称我为“人物记者”。这其中，除在我安身立命的报纸上发表外，同时也选择有把握的稿件寄给《人物》杂志。我不搞一稿多投，不搞“乱轰炸”，写一篇是一篇，质量是第一位的。

一次在旧书摊上，见到一本 2002 年第八期《人物》，这个封面我十分熟悉，因为里面的头条文章就是我和另一位同事写的。是记述内蒙古乌审旗农村妇女殷玉珍在大漠中植树十几年，创造全国植树数量最多纪录，却一直没有被外界发现的传奇经历。文章在《人物》

发表后,重庆有一家文摘杂志进行了转载。真没有想到,事隔四年之后,与这本刊有我稿件的杂志在旧书摊上不期而遇,我毫不犹豫地买下。回到家里,感觉很有趣,便在内页的空白处写下一段话:“闲逛范宅地摊,偶然翻到此杂志,有稍许兴奋,稍许怅然。余虽为文有限,然《殷》文确为本人首发《人物》头条之作,竟于四年之后在地摊上觅得。摊上之物,常遭人不屑,然之于我还是别有一番意义,遂花两个铜板(两元)购回,以作纪念。”

2002年,我从内蒙古日报调到宁波日报工作,从大草原来到了大海边,环境变了,所接触的人群也变了,但关注人物的热情却一直没有变。只是这一时期的稿件已不再是内蒙古的人物了,而是一大串浙江的文化名人。

给《人物》供稿,我有个“三不”原则,即:不符合《人物》风格题材的不采访;不适合《人物》档次品位的不传递;不达到《人物》用稿质量的不出手。稿件除了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外,还需要配套传主的照片,而且是不同时期的影像,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

记得有一次,我采写瓷器专家林士民先生,前后采访五次,稿件弄了几个月,等到完稿时感觉照片不够理想。我又约林先生,跑到百里之外的上林湖越窑遗址去拍照,我设计的画面是:他站在唐宋时期的瓷片堆上,手里拿着瓷片在讲解。一切妥当后,我顺利地按下快门。后来,这张照片连同文字在《人物》上发表。

几个月前,《人物》杂志刊登征订合订本的消息,我选购了2008年度的合订本。因为这一年,我们国家经历了众多的大事件,我在这一年中,也忙里抽闲,发表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奉化布龙的传承人陈行国、双双为西泠印社社员的“周氏兄弟”、捐赠十万卷古籍和几千件文物的收藏大家朱赞卿、手工作坊造古纸供国家图书馆修复古籍的袁恒通等四个人物,分别刊发在第四期、第五期、第十期和

第十二期上。这也是我在《人物》杂志上发表文章最多的一年。这一切,都是《人物》的编辑老师们给了像我这样的作者这么好平台的结果。

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在《人物》发表第一篇作品到现在 15 年过去了,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人物》也由最初的小开本到现在的大开本,从黑白到彩色,从铅字印刷到电脑排版……但对我来讲,关注人物写作的热情一直没有变,我从《人物》中学到的不仅仅是写作的技巧和人物故事,更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可以说,《人物》在不经意间成了我工作生活的良师益友,伴着我一路走来。如今,我与所写过的新老人物都成了好朋友,时常短信、电话联系,有的还经常见面交流,他们的品格和成就永远值得我学习,是《人物》架起了我和笔下人物间友谊的桥梁。

耐人寻味的是,前些年搬家时,我没有回去,陈淑梅老师写给我的那封信遗失了。2009 年岁末的时候,我回呼和浩特休假,返回时,弟弟赶到机场,急匆匆地交给我一个小塑料袋。登机入座,我打开袋子,里面竟然是陈老师的那封信。没想到,遗失八年后,信又奇迹般地回到我的手中。我在飞机上又认真地把信看了一遍,思绪万千,看来我与《人物》的因缘真是无法割断的。

原载《人物》杂志 2010 年第一期

(注:此文表达了我对人物写作的基本认识,挪用过来,代为序。)

走到哪里 写到哪里(代序)	1
---------------------	---



书香之气

阅读贺友直 阅读一个时代	3
一个家族的回归	10
印坛“周氏兄弟”	21
以刀为笔的节之先生	32
曹厚德:多触角下的艺术人生	35
朱赞卿:浩瀚典籍续书香	47
天一阁藏书:三分天下,冯捐其一	57
余秋雨重访天一阁	69
用乡音阐释文化精神	72
天一阁书香密码	74
1939 天一阁之痛	82



百艺之传

大师与大师间的求美历程	95
大师“转身”	103
林士民和他的青瓷世界	111
艺链之环	119

民间问道	137
一个人的传承	145
龙的传人陈行国	151
挑灯楼主灯事	159
大师境界	166
宁海古戏台:散落中的聚合	169
象山渔鼓:敲出历史回音	175
渔文化的象山解读	182



悠远之恋

种树“种到”联合国	193
撑起绿荫的那棵树	198
一位女性和她所创造的奇迹	208
振翅草原的雄鹰	217
大草原,你静静地听.....	228
让说唱艺术走出蒙古包	232
一次成为经典的“作业”	236
永远的《敖包相会》	239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242
千里大画廊	245
骨头·石头和汪宇平老头	250
透过方孔看中华货币文化	256
《黎明钟声》:牵动半个世纪的情思	260
周秉建和她的民族家庭	265
小报出了个大记者	269
小脚走完长征路	273
后 记	276



书香之气

阅读贺友直 阅读一个时代

距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我们只好在等待中消磨时光。下午三点整,贺友直先生宁波北仑新碶家的门铃被我们按响。

穿着黑色T恤的贺友直有着饱满的额头,面部几乎没有什么皱纹,谈话风趣幽默,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

这一天是2005年4月27日,刚好是贺友直《新碶老街风情录》画册首发一周年的日子。在那次充满浓浓乡情的首发式上,83岁的贺老先生谈起画故乡的情形时,竟老泪纵横,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

贺友直在新碶的家只有70多平方米,小区里的许多居民还不知道,在我国连环画界有着响当当名头的大画家,就生活在他们身边。

掩不住的昔日辉煌

如今30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谁没和“小人书”打过交道。那个年代,书籍匮乏,看“小人书”成了少有的几种学习途径之一,哪个人没有几本?《朝阳沟》、《李双双》、《卓娅和舒拉》、《山乡巨变》、《南京路上好八连》、《十五贯》和《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具有浓郁时代特色的作品曾风靡一时,人们从中学知识、认知真善美、了解社会、欣赏精美的图画,自然而然地认识了作者贺友直。搞连环画创作几十年,贺友直共出

版百余部作品,成为连环画界的大家。

生于上海,自幼丧母,后在镇海新碶(今属北仑)姑妈家长大的贺友直,在镇海县立新碶小学毕业,从此再没机会读书。

走上美术之路,旨为糊口。16岁到上海当学徒,历尽艰辛,尝遍人间冷暖,后遇到好心的陈在新先生,跟着学习商标设计。贺友直说:“后来我得以从事美术工作,他是启蒙人。”

那时,上海刚解放,有朋友推荐他画连环画,并答应付四石大米的稿费。这对窘境中的贺友直来说,犹如天上掉下馅饼。他急忙跑到书店,买来赵树理的小说,选中《福贵》一篇,闭门造车地画起来。这是他创作的第一本连环画。后来,书出版了,等着糊口的大米却颗粒未见。

他称自己来自社会底层,看到和体验的都是世俗的人和事,闭起眼睛浮现的也是社会众生相。他绘画天赋的激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新碶小学设在关帝庙,庙里戏台四周枋上画的《三国》故事,生动传神,常常吸引着小友直跑去观看;二是按照新碶习俗,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门上都要贴“端午老虎”,小友直画的老虎颇受婶婶婆婆们赏识,画一次,得几个粽子,算是报酬。

文化低,又没老师指导,只能独自摸索。一次,他参加上海一个连环画创作小组活动,看到别人的画,他惊讶地发现:原来连环画原稿可以画得比印刷品大,勾线也可以用钢笔来完成。那时,上海美术出版社有连环画家一百单八将,可谓人才济济,贺友直以勤补拙,平均每天画1.75幅,全社数量最高。

连环画讲究如何把文字脚本转化为图画形象,这一过程最能看出画家的功底。有评论家称他是“善于做戏的连环画家”。他作画,善于在“四小”上做文章:小动作、小孩、小动物和小道具。具体说就是通过人物形体上有深刻内涵的细节动作,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及个性;通过生动的孩童形象来协调或反衬画面的情景;通过小动物来加强生活气息,增强气氛和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通过小道具来表现一定的情节,并把

人物特定的情绪表达出来。

《李双双》中有一个情节，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一点。李双双去做队长爱人的思想工作，贺友直绘画时设计为她将女儿小菊带去了。小菊开始时紧靠着妈妈，后来听得时间长了，干脆就依偎在妈妈身上，再后来听得没意思，就趴在妈妈腿上睡着了。谈话随着大人各自姿势的变换，显得愈加投入。而通过小女孩几幅动态变化的画面，衬托出谈话的渐进与深入，细腻风趣，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艺术效果。

贺友直的画工写实、细腻、朴实和幽默，许多作品成了连环画界的经典之作。《山乡巨变》获全国第一届连环画创作评比一等奖，《白光》获第二届连环画创作评比绘画一等奖，《中国古代传奇话本》获全国第四届连环画创作评比优秀套书奖绘画一等奖。获这么多大奖，在中国连环画界难找第二人。他也是我国第一个应邀到国外讲课和举办连环画展的画家。去年，在他 83 岁时，文化部授予他“第三届造型表演艺术大奖”，这在中国连环画界也绝无仅有。

2004 年 7 月 20 日，上海美术馆举办“阅读一个时代——馆藏贺友直连环画精品陈列展”，展品是从贺友直捐赠给上海美术馆的 1800 多幅连环画手稿中精选出来的，其中包括《山乡巨变》、《李双双》、《朝阳沟》、《小二黑结婚》、《白光》和《贺友直画自己》等各时期有代表性作品的手稿、草稿和修改稿。贺友直的画笔，留下了浓浓的时代印记。

然而，连环画终归还是衰落了！

不管人们发出怎样的叹息，也难以遏止这一势头。艺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每一种类有其特定的辉煌时期，连环画亦如此。

贺友直以其出众的才华、敏捷的思维、旺盛的精力，亲历了中国连环画的鼎盛发展，从这一点看，贺友直是幸运的。

改不掉的率直秉性

有一幅自画像令熟知贺友直的人拍案叫绝：宽阔饱满的前额，头发稀疏而立，一只大耳朵，两撮浓眉，审视的目光从镜架上投来，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半幅画面，充分表达了画家应有的神情。有客人疑惑，老先生作打油诗诠释：“眼观六路事，耳听八方情。无鼻莫辨味，闭口最省心。”



贺友直自画像

好友林锴先生和词曰：“浓眉高额，神采活脱，连环戏台上当过班首，生旦净末丑，红遍全国。有酒床头，有砚案头。天塌不管，旱涝保收。或曰此若非再世吴道子，必当代之米开朗基罗。呵呵，他分明是俺天才的贺老哥。”

只有小学文化的“贺老哥”竟被我国美术界的最高学府——中央美术学院聘为教授，教连环画创作达七个春秋。采访次日，老先生还专门给我们发来补充材料，说明学历问题：“我仅有小学学历，未进过中学，只是在大榭岛教小学时填表伪造过学历，说自己是江苏南通中学毕业的，因为我父亲在南通做过事，我听说过有南通中学，是江苏的名校，所以知道。说假话是可耻的，但为了吃饭不得不如此。”“假话可耻”，是自责？是告诫？坦荡人生，自成境界。

1986年贺友直在新加坡举办画展。87岁的新加坡著名诗人、书法家潘受先生在开幕式上，向来宾介绍他只有小学文化，但一生坚持追求，取得辉煌业绩，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敬佩。潘先生还送他一幅字：“学海无边永未毕业，人生有限岂可失时。”贺友直喜欢至极，特意挂在新画室的墙上，还专门请人刻印一枚，内容就是“永未毕业”。

连环画如今已成收藏市场的新宠,贺友直的连环画以及各种墨迹,在收藏市场十分看好,原价8角钱一本、三本装的《山乡巨变》,1999年在武汉的一次拍卖会上拍到4900元。近日有消息说,他的一幅原稿拍到上万元。对此,贺友直自有看法:“现在我的画在拍卖行有了些名气,有些搞收藏的人觉得你那么大岁数了,没几天好活了,要抢些东西。但我不会因拍的价高就拼命地画。我的画不是挂在墙上卖的,是挂在墙上的一幅幅作品,我不可能同样的内容反复画,我只画我熟悉的东西。”

在上海静安区,贺家有一套40平方米的房子,一大一小两间,小儿子一家挤在小间,另一间为他 and 夫人的天地。乐观的老画家调侃那房子为“一室四厅”:来客人坐下为客厅,摆下餐桌为餐厅,饭桌上铺张画布为工作室,帷布一拉为卧室。他说:“这我还感觉大呢,我们宁波人有句话叫‘卧宽不如心宽’,做人就要心宽。我喜欢喝酒,还有一款闲章,叫‘天地一壶宽’。”

画界朋友见他居住局促,主动提出:“我们几个人,每人画几张画,你买房问题不就解决了?”贺友直笑笑,婉言谢绝。也有人劝他卖些手稿,在上海买套宽敞点的房子。他说:“我是拿工资过日子的,市场上交易是别人的事,跟我没关系。画家要是先看钱再作画,就永远画不好。”

贺先生心态平和地告诉我们,画家到老要看气息和修养,现在自己多少有点感到底气不足,包括文化修养、对事物的理解力和精力,再想画出原来的样子是很困难的。

坦诚的胸襟,使我们对这位“画故事”的老人敬佩不已。在作画上,他追求细腻灵活。在做人上,他奉行直来直去。先做人,后作画。

抹不去的老街情缘

当辉煌成为往昔,喧嚣趋于平静,那杆为艺术所握之笔更凝重了,不再是《李双双》,不再是《山乡巨变》,而是归落于心灵深处的记忆。

84岁的贺友直,如今主要是画风俗画。每天,他上午画一两个小时,

中午休息,下午写些东西,一般不作画,晚上老先生睡眠不好。

新碶街道文化站的贺惠忠是贺友直的本家,他上小学时,贺友直新出版的连环画曾多次被送到新碶小学。老师指着一本本精美的画书说:“这个贺友直就是我们新碶小学毕业的。”从那时起,贺惠忠就很崇拜他,也为家乡出了这样一位画家而感到高兴。

前几年,贺先生回来,总是住在堂妹家。后来接触多了,贺惠忠了解到老人的故乡情结很重,希望在老家能有所房子。

恰好,贺先生家旧宅原址拆迁改造,贺惠忠及时和老人沟通,决定买下一套 70 平方米的单元房。当时,还可以选择位置再好些的地方,可老人说啥也不肯,执意买老宅原址的,似乎住在这里,能更好地唤起他往昔的记忆。

贺惠忠跑上跑下,忙乎好一阵。2001 年,一切手续办理妥当,他将房产证交给老人时,贺先生双手握着红色的房产证激动地说了一句:“贺友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

每年他都和老伴回北仑新碶住上一段时间。走在新碶街头,遇上熟人,他得意地告诉人家:“我是正宗的新碶头人,在老家有我居住的‘别墅’。”从此,他往来于沪甬两地生活作画,一面是他驰骋画坛、取得辉煌的舞台;一面是他人生起航、老来停泊的港湾。

夫人谢慧剑说:“在上海,他总是生病,一到家乡身体就好了。”贺夫人到菜场买菜,偶尔卖菜的大嫂会瞧上一阵,惊讶地问一句:“您丈夫是老画家吧?在电视上看到过。”

岁月流转,心向往之。老街风情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少小离家”的贺友直,成了他抹不掉的记忆。新碶街道欲抢救渐逝的民风民俗,找到贺友直,老人说:“一个人对生养的父母及生长的家乡是不会忘记的,我的身体里有父母的基因,在艺术性格里,就必然含有家乡提供的基因。我能有今天,怎可不感恩家乡!”

那时,新碶正值酷夏,高温难耐,又时不时受停电之扰。老先生坐在